



我的特務生涯

沈

醉

（續篇）

014009

我的特務生涯



沈
醉

(續篇)

中華民國
國立孫中山紀念圖書館

我的特務生涯（續篇）

責任編輯 容川

封面設計 庸海

文字整理 王瑞

書名／我的特務生涯（續篇）

作者／沈醉

出版／金陵出版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三八一號福英大廈13字樓B座

五—六六四三一五

發行／藝美圖書公司

香港灣仔摩理臣山道一至三號二樓

五—七四五六五〇

印刷／藍馬柯式印務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屈臣道屈臣大廈B座四〇八室

五—六六八〇一九

版次／一九八六年十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大匹十八開（186 × 110mm）

定價／港幣 [] / 二十元正

國際書號／ISBN 962 · 255 · 032 · 0

本社編號／A八六〇—11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1981年沈醉赴香港後所照。

1103

1103



解放前夕的沈醉。



抗戰勝利後沈醉與妻子葉燕萍合影。



沈醉與大二哥嫂及弟弟 弟媳和母親於抗戰勝利前夕
在重慶合影。左數第五 第六人是沈醉和妻子粟燕萍。



沈醉前妻粟燕萍在臺灣與兒女及外孫們的
合影。前排中間抱孩子的是粟燕萍。

目錄

結派奪權的序幕

失卻青山(一) 另謀出路(四) 一脚路兩船(六)

運籌在樞(八) 棺村裏的乾坤(一二) 另一副棺材(一四)

清查中幹的「漂亮」事

一塊好的擋箭牌(一九) 得人錢財與人消災(二二)

價值連城的「燒紙爐」(二五) 官官相衛(二六)

川島芳子的手鐐(三〇) 監獄裏有鬼(三二)

爲鄉親父老做了件「好事」

歲暮思家晝夜行(三七) 嬌媚妻子的紅旗袍(三九)

和尚與尼姑(四一) 齊白石的三百圓(四五)

肚子裏的花花點子(四九) 蕭瑟寒夜陪「儂屍」(五一)

樂施好善的母親(五四)

偉大成績的背後

特務內部的磨擦擦擦（五七） 軍統特務的「傑出之作」（五九）

偵破地下黨秘密電台（六一） 胡宗南的美夢（六四）

「鴉片相爭，漁翁得利」（六七） 「拜託，拜託」（七二）

延安之行

延安並不真正屬於我們（七五） 耀雄的寢席（七八）

孫二娘大門聚鴉婆（八〇） 毛澤東的「公館」（八四）

「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八六）

可共患難難共安樂

心頭上的烏雲（九二） 毛人鳳投意下（九三） 祝壽「好戲」（九六）

密告鄭介民（一〇二） 殺鴉給觀看（一〇三）

「殺兇死，走狗烹」（一〇五）

翻臉不認人

老奸巨滑（一〇九）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一一三）

捅心的刀子（一一七）

千里赴雲南

何去何從費然思量（一二三）

自願下放成榜樣（一二六）

情深義重的女少將（二二八）

「我能看得住爸爸」（二三二）

重男輕女（一三五）

一幕悲慘的醜劇

「兩打」的朋友（一三九）

乘機運謀（一四二）

大搜捕（一四五）

「雲大」慘劇（一四九）

自食其果（一五二）

調解人

徐逸舉和周暮浩（一五七）

查捕劉國銘（一六〇）

舉杯吉和（一六五）

審江姐（一六八）

「受賄」真相大白（一七二）

抉擇

另赴重任（一七七）

前途堪憂（一七九）

姐夫余樂醒（一八〇）

語重心長（一八五）

各奔各途（一八七）

半壁江山

秘密經營，負隅求存（一九三）

賭注家眷，終難投下（一九六）

「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一九六）

忠孝兩全難（二〇〇）

一場惡戰逼在眉睫（二〇二）

搜捕雲南反蔣人士（二〇四）

力挽狂瀾，圖保雲南

毛人鳳抵達昆明（二〇九）

請君入甕（二一一）

狡猾的老狐狸（二一五）

蔣介石親臨雲南（二一九）

拋開私怨（二二二）

別了，特務生涯

李宗仁來滇的秘密（二二五）

廢皇帝另圖打算（二二九）

鸞弓之鳥紛紛飛台（二三二）

滿腹疑慮（二三四）

莫中之繁（二三七）

唯一的生路（二四〇）

結派奪權的序幕

失卻靠山

戴笠屍骨未寒，軍統局三局頭——鄭介民、唐縱、毛人鳳就開始拉幫結派，爭權奪位。戴笠在世時，絕對不允許軍統局內部有小團體。都得以他為核心，否則嚴懲不貸。如今三巨頭各顯其能，競爭雄雌。下面的人也積極地尋求新的靠山。

戴笠死了，我的後臺茅山已不存在了。我所敬之，畏之的人也不復存在了。常言說：「物頭大擇，適者生存。」在軍統這個以弄虛作假，爾虞我詐為「專職」的環境裏，我自要有新的打算和決策。在這三者之間，我反覆權衡，選擇。

唐、鄭二人資格老，學識淵博，又深得蔣介石信任。我自知無法與他們爭高低，但我也願依附在其二人的門下。鄭介民爲首的廣東派，大都是廣東人，以往我祇一心侍伺戴笠，根本未將他們放在眼裏。現在我雖然用多分房產的方法籠絡了鄭介民的老婆。使鄭介民對我產生了好感。但與他畢竟過去毫無基礎。他們即使接受我，也無非是利用我罷了，決不可能把我當作心腹、親信，我自然不能投靠他。

對於唐縱，我倒是有幾分敬意。他是湖南人，與我同鄉。從一九三二年起，我就與他素有來往。我在上海擔任行動組長時期，他一到上海，戴笠就叫我派人去保護他。抗戰期間，他在蔣介石身邊的侍從室當第六組組長，戴笠爲了拉攏他，常派我去給他送日用品或現款。而且，比人在軍統素有「智多星」之稱。他表面上文質彬彬。白皙清瘦的臉上帶着一副白金絲眼鏡，說話總是慢條斯理，嘴角常常掛着微笑，而且寫一筆娟秀的好字。不知情的人會把他當作一個文弱、瀟灑的書生、學者。然而，他卻是一個極爲固執、倔強、吝嗇、狠毒、拘謹的人。他曾經去德國學習法西斯的特務技術，回國後也極力推行希特勒搞的那一套法西斯的特務技術。甚麼竊聽、檢查郵電、控制交通等，連法西斯殘酷的電刑工具，也是他最早介紹給軍統的。祇要他認定一件事，就一定要辦到。遇到麻煩時，他也決不像戴笠那樣暴跳如雷，而是慢聲細語地闡述他的理由，竭力地說服對方，直至達到目的。他這種以柔克剛的方式，曾使戴笠也敬讓他的

三分。可是，他過於謹慎、小心。他認為不必讓別人知道的事情，總是守口如瓶，甚至包括他的妻子。而且，他對自己的職權抓得很緊，決不肯放手讓部下去幹。所以，我認為在他手下是很難發揮自己才幹的。很難抓到實權。

至於毛人鳳就不同了。他在軍統內部的資歷連我都不如。他一九三六年才參加軍統，內沒當過處長、外沒當過站長，完全靠着與戴笠的親戚關係和對戴笠的忠實，靠着他的筆杆子起家的。但是，他待人處事很有一套，特別是在軍統局任代主任秘書期間，他對任何人都是和氣、笑容滿面，即使遇到部下向他耍脾氣、發牢騷，他也毫不介意，軍統局內部的許多人都很喜歡他。因此，他這一派的人也不少。而且他對內務瞭如指掌，對外面的工作卻知道的很少，乍如果掌權，一定需要像我這樣內、外情況都熟悉的助手。而且，我們都是戴笠一手提拔起來的。戴笠死後，我和毛人鳳都希望把戴笠創辦的那份「家業」保住，而鄭介民和唐縱卻總想壓縮軍統人員，改組軍統局。一次，毛人鳳拉着我的手誠懇地說：「戴先生創辦的這份家業不容易，你、我都是他親手栽培的，我們可要同心協力管好這份家業，才對得起戴先生呵！」從感情上說，我是完全同意他的觀點的。

另外，我還有個不可告人的想法，那就是認為，毛人鳳不是黃埔軍校畢業的，資歷又淺，祇要他能掌權，今後，我就有取代他的可能。我年輕，雖不是黃埔畢業的，但在軍統的資格比

毛人鳳老，戴笠活着的時候，不就一直在培養我嗎？更何況，我曾在臨澧特訓班和黔陽等許多訓練班都當過教官，這批學生中不少人已是軍統的中層幹部。他們跟我關係都很好，有許多人還是我把他們提拔起來的呢，蔣介石和戴笠不都是靠着自己的學生起家的嗎？我將來爲甚麼不能靠着我的學生把毛人鳳擠掉呢？不過，我也清楚地知道，如果不幫毛人鳳擠掉鄭介民和唐縱，僅憑我的資歷是決不可能與他們兩人爭雌雄的。在這三派的鬥爭中，我必須與毛人鳳密切配合，先擠走鄭、唐，然後再與毛人鳳爭高低。但是目前時機尚未成熟，自己的羽翼並未完全豐滿，還不得不與他們三人周旋、敷衍。

另謀出路

戴笠去世的消息傳開了，軍統在各地的外勤站負責人紛紛來電表示哀悼。隨着唁電而來的便是各地接受財產的改訂單。這天，毛人鳳打電話叫我去他辦公室。一進門，他正坐在辦公桌前批閱文件，見我進去，便習慣地合上卷宗，拿起大聲電報對我說：「你看看，各地都打來電報說過去報的財產數字不準確，要求更改。戴先生剛死，他們就想在財產上搞名堂，你馬上派人去查查他們財產的原始清單，看他們搞甚麼鬼。」於是，我奉命外出清查各地接受的財產去

了。去就是兩個多月。回到重慶時，軍統局已陷入了一種內外交困的局面。

陳誠和陳立夫爲了擴大自己手下的特務組織，都向蔣介石提出了裁減軍統局的建議。而軍統內部鄭介民、唐縱、毛人鳳三巨頭爲了爭權奪財，矛盾更加尖銳。由於當時唐縱已被蔣介石任命爲全國警察總署署長，基本上退出了軍統內部的權利爭端。這時他提出「不浪費一文錢，不多用一個人」的口號。主張淘汰一些軍統人員，縮小編制。當時鄭介民經常駐北平軍調部，把大部份精力都用在對付共產黨方面，他也主張淘汰一些特務。祇有毛人鳳，心想維持戴笠遺留下來的這個攤子，但他沒有戴笠的那種撈錢的手腕，儘管沒收了不少日僞財產，但軍統的經費仍然是入不敷出。他急得束手無策。

我剛從外地回來，毛人鳳就急不及待地把我找去，滿腹牢騷地說：「鄭先生常駐北平，他派來的人也祇是想抓權不想負責任，如今，經費開支越來越困難，叫我怎麼辦？你這次外出清查，有沒有甚麼想法？」

我對他的苦衷表示很同情，並大概地向他匯報了財產清查的情況，然後建議他利用接收的日僞財產辦一個公司，做生意，以彌補經費不足。

他聽了我的話很高興，緊緊地握着我的手親切地說：「你到底沒有辜負戴先生這麼多年對你的栽培。」

我也很激動地答道：「這是義不容辭的事，你、我都是戴先生一手提拔起來的，我們當然祇能給他發家，不能敗家，不能讓他九泉之下死不瞑目呵！」一席話說得我們倆眼眶都濕潤了。

話雖是這麼說，我心裏卻明白，我們無論如何努力，也難把戴笠扔下的這個大攤子維持好。我也不能在棵樹上吊死，必須再給自己準備另一條出路。

一脚踏兩船

離開毛人鳳，我就去上清寺看望唐縱。唐縱正好在家，他們夫婦都是湖南人。見我去了，他老婆連忙讓坐，送茶。唐縱得了警察總署長的職務正得意，坐在我對面的沙發上親切地詢問財產清查情況，我簡要地向他匯報之後，就把我所知道的有關鄭、毛之間矛盾告訴了他，並趁機對他說：「現在好多人不投靠江浙派、就是投靠廣東派，我……」

我的話還沒說完，唐縱就接過去說：「你自然是我們湖南派的嘍！」

「那還用說？！我以後還想到警察系統來幹事呢。」

「沒問題，祇要你願意，我讓他們給你補發一個警官學校的畢業證，以後你就是想當個省

會警察局長或省警務處長也沒問題了。不過，目前你還走不開。現在警察總署雖然成立了，連辦公的房子還沒有呢，你有甚麼辦法？一說話時，他那雙在白金鏡框後面的眼睛笑瞇瞇地看着我，彷彿在說：「這就看你的啦。」

我知道唐縱是很講求實效的，要想真正得到他的信任就必須拿出實際行動來。於是，我毫不猶豫地說：「這好辦，南京洪公祠的軍統大廈也快竣工了。一部份已粉刷好了，我把馬台街二十二號的房子給警察總署辦公，讓南京辦事處搬進洪公祠去。」

一說話算話！他高興地站起身來拍着我的肩說。

一這件事我還是能作主的，沒問題。一我也站起來，拍拍胸脯回答。並湊到他的面前，壓低聲音說：「不過，你現在雖然是警察總署署長了，可軍統的工作，你不能撒手不管。現在廣東派的勢力是比較強大，你最好還是跟毛先生搞好關係，將來，我跟毛先生說：把中美所那些刑事訓練器材和警犬都移交給警察總署，這樣你的裝備就更充實了。」

「行呵，我當然會以大局為重的。」唐縱因為得到警察總署署長職務，已經心滿意足，不再計較毛人鳳不想讓他接替軍統的事了。

回到局本部我又遇見毛人鳳，我就借着向他匯報中美所接受過來的財產分配問題，提出把刑事訓練器材和警犬移交給唐縱的事。毛人鳳沒有說話，我便說：「我們分些東西給他，將來